

无中心的秩序：博尔赫斯《巴别图书馆》中的自由游戏结构

金雪灵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6年8月10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3日

摘 要

博尔赫斯在《巴别图书馆》中以有限符号和固定书籍形制构造了包罗一切可能文本的图书馆。文章以德里达的“自由游戏”为理论支点，区分图书馆在空间、组合与验证三个层面的不同“无限”：空间不可穷尽，符号组合数学上有穷，意义的验证却始终无法封闭。文章认为，图书馆并非无规则的意义虚空：符号、篇幅和物质形制始终约束文本生成，而搜寻、定位、随机造书和暴力净化等恢复中心的行动，反而暴露了终极意义不可验证的性质。结尾的周期性重复虽提出内在秩序，却随即被脚注重新悬置，表明循环并非取代“全书”的新中心，而仍是结构内部可被增补的解释位置。

关键词

博尔赫斯，《巴别图书馆》，德里达，自由游戏，无中心秩序

Order without a Center: The Structure of Free Play in Borges's *The Library of Babel*

Xueling J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ugust 10, 2026; accepted: October 1,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3, 2026

Abstract

In *The Library of Babel*, Borges builds, out of a finite set of symbols and a fixed book format, a library containing every possible text. Taking Derrida's notion of "free play" as its theoretical anchor, this essay distinguishes three different senses of "infinity" operating within the library: an inexhaustible space, a mathematically finite set of possible symbol combinations, and a process of meaning

verification that can never be brought to closure. The library, this essay argues, is not a lawless void of meaning: symbols, page length, and material form continually constrain the generation of texts, while the various attempts to restore a center—searching, locating, randomly generating, and violently purging books—end up exposing the unverifiable nature of any ultimate meaning. The cyclical repetition proposed at the story's close offers an internal order, only to be immediately reopened by the footnote that follows it, showing that this cycle does not replace the “Total Book” as a new center but remains itself a position within the structure, still open to supplementation.

Keywords

Borges, *The Library of Babel*, Jacques Derrida, Free Play, Centerless Orde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本文所据王永年译本题作《通天塔图书馆》)从一个形式严密的设定出发:数量有限的书写符号按照固定篇幅排列,可以生成一切可能的书籍。由此形成的图书馆既是宇宙的空间模型,也是关于总体知识的极端实验。它保存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历史,保存个人死亡的真相,也保存真实文本的各种版本、反驳和误读。全部知识似乎已经存在,人类不必再创造真理,只需在无数六角形中把它找出来。然而,图书馆越接近“包罗万象”,具体真理反而越难确认。正确目录与无数错误目录同时存在,证明目录真实的文本也会与否定它的文本并存。文本在存在层面的充分,最终造成知识在验证层面的匮乏,这构成小说的核心悖论。

博尔赫斯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关联已经形成较为清晰的研究脉络。Rodríguez Monegal 较早梳理了法国新批评对博尔赫斯的接受, Bosteels 则将这种思想亲缘概括为对主体中心和语言摹仿观的共同质疑,同时提醒研究者不能将博尔赫斯简单归入后结构主义[1][2]。在具体阐释中, Escalante 从怀疑意识与叙述者的可错性出发,对《阿莱夫》进行德里达式解读[3]; Galindo-González 把《巴别图书馆》的六角形网络视为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问题的文学模型[4]; Frex Aguirre 则从知识空间与目录秩序的失效揭示图书馆语言的递归性质[5]。与此同时, Bloch 的组合数学研究证明图书馆的书籍数量虽然不可想象,却并非真正无穷[6]。这些成果揭示了小说的关系结构、语言不确定性与总体知识悖论,但尚未充分区分空间不可穷尽、组合数量有穷与验证关系不可封闭三种机制,也较少说明形式规则与意义开放如何同时成立。本文由此追问:即使可能书籍的总数可以计算,图书馆为何仍会在解释与验证层面形成不可封闭的游戏结构。

德里达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中指出,传统结构依靠中心组织整体、限制要素的替换,并保证意义能够回到某个最终根据;但中心又具有内外两重性,它支配结构,却不完全受结构内部关系约束。当超验中心不再能够充当最终保证时,结构中的要素便获得更广泛的替换和关联空间([7]: pp. 278-293)。这里的“游戏”不是无规则的任意活动。童明强调,自由游戏既不能理解为随意无为,也不能把对中心的“掀翻”误写成中心之间的简单倒置;如果只是以新中心替代旧中心,逻各斯中心的等级逻辑仍然被保留下来([8]: pp. 88-99)。因此,解构式阅读的目的不是为图书馆寻找另一个更隐蔽的中心,而是考察中心如何被建构,以及任何终结游戏的答案如何再次被结构吸收。

本文并不主张写于 1941 年的小说受到德里达理论的直接影响，而是将“自由游戏”作为一种后设阅读方法，用以揭示小说自身包含的结构问题。与把无中心简单等同于混乱或虚无的理解不同，本文关注图书馆内部规则对符号活动的约束，并区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无限”：一是极其庞大却可以计算的书籍组合，二是无法由特权文本终止的验证关系。当意义无法获得最终确认时，《辩白书》、目录和“全书”便被赋予中心功能，馆员的搜寻、定位、随机造书与暴力净化也由此展开；然而，这些恢复秩序的努力最终都被重新纳入图书馆的符号游戏。即使结尾提出周期性秩序，随后的脚注仍使这一答案保持开放。要理解这种受规则约束而又不可封闭的结构，首先需要考察图书馆的空间形制与符号规则。

2. 有限符号与无限图书馆：自由游戏的结构前提

小说首先描绘的不是书籍内容，而是图书馆的空间和物质形制。宇宙由彼此相同的六角形回廊组成，每个回廊拥有固定数量的书架，楼梯向上下延伸，通风井使相邻层级同时进入视野。睡眠、排泄、照明和死亡都被安置在这一空间之中，图书馆因此不是收藏知识的普通建筑，而是人类无法离开的生存世界。叙述者年轻时曾四处寻找“目录的总目录”，晚年却视力衰退，几乎看不清自己写下的字，只能在出生地附近等死；死后尸体还将被投入通风井，在无限坠落中分解([9]: p. 45)。他的身体从一开始便被空间和寿命限制。这意味着后文关于宇宙总体的判断，并非来自一个超越图书馆的全知声音，而是来自结构内部一名衰老馆员的局部推测。

门厅中的镜子进一步暴露了局部经验的不稳定。镜子被称为“忠实”复制表象，人们却由这份“忠实”得出相反判断：有人认为真正无限的事物不需要虚幻副本，叙述者则把磨光的镜面看作无限的表示与承诺([9]: p. 45)。“忠实”原本意味着复制能够保证原本的同一性，在这里却恰好制造了关于原本性质的分歧：复制越准确，镜像究竟证明有限还是无限就越无法确定。镜子只能增加图书馆内部的表象，不能提供图书馆之外的观察点。它看似扩展空间，实际仍把观察者封闭在结构的自我映照之中。

叙述者随后用一句著名判断概括图书馆：“它精确的中心是任何六角形，它的圆周是远不可及的”([9]: p. 46)。“精确”要求中心能够被唯一指认，“任何”却使每一个六角形都取得同等资格；两个词在同一句中并置，使中心既被宣布存在，又无法落实为唯一位置。圆周不可抵达，则进一步取消了从外部校正这一判断的可能。图书馆员永远处于某个可以被称为中心的局部，但任何局部又都没有解释其他空间的天然权威。所谓无中心并不是没有位置，而是没有一个位置能够垄断“中心”的资格。

空间的不可穷尽并不意味着书籍毫无规则。每本书的尺寸、页数、行数和每行字数都受到严格限定，书写系统由空格、句号、逗号和二十二个字母组成，共二十五个符号。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题词引伯顿《忧郁的剖析》，称一种组合技巧可以悟出“二十三个字母的变异”，正文却改用二十二个字母构成自己的书写系统([9]: pp. 45, 47)。两处数字并不必然指向同一套字母表，因而不能简单判定为算术错误；但题词作为正文的门槛，确实使“有限符号”从开篇起就不是一个无需解释的透明事实。规则明确存在，规则的具体表述却随着引文语境而变化。文本以数字差异提醒读者：即使最基础的形式前提，也必须通过不同话语才能被确认。

那个被称为思想家的图书馆员从两项事实推出总体理论：所有书籍由同一组符号构成；在可经验的图书馆中，没有两本书完全相同。由此，他断定图书馆包含二十五个符号的一切可能组合，“数目虽然极大，却不是无限的”([9]: p. 47)。Bloch 的数学分析进一步说明，这个集合虽然远超人的想象能力，却仍然受到字符数量和书籍长度的共同限制[6]。小说脚注也划出表示与物质之间的边界：“任何书不可能又是楼梯”，尽管图书馆中确实存在讨论、否认或证明这种可能的书籍([9]: p. 49)。全部可能文本不等于全部可能物体；自由组合只能在书写与书籍形制规定的范围内发生。

博尔赫斯用两本具体书检验这套规则。一本从头到尾反复出现 MCV 三个字母，另一本同样杂乱，却

在倒数第二页出现“噢时间你的金字塔”([9]: p. 46)。一个可读句子没有消除周围的混乱,反而使意义与噪音的边界成为问题。有人认为四百一十页的 MCV 不可能属于任何语言,有人提出同一字母位于不同位置便具有不同意义,还有人把难解文本视为密码。争议不是符号规则缺失,而是解释标准缺失:同一组合能够进入不同推理关系,却没有某种解释可以仅凭自身取得最终地位。

至此必须区分图书馆的两种封闭性。就存在的书籍而言,固定符号与固定篇幅构成一个数学上有限的组合集合;若把德里达的自由游戏直接解释成书籍数量的无限,确实混淆了组合论和结构论。图书馆真正无法封闭的是验证关系:真实目录与假目录采用相同书籍形式,原本与仅差一个标点的变体都服从同一规则,结构内部没有哪一种物质特征能够赋予某本书以终止验证的特权。组合集合可以有尽头,确认“哪一本具有最终效力”的程序却无法从图书馆内部一次性完成。德里达意义上的游戏因此发生在关系和判断层面,而非书籍数量层面。也正因为形式规则如此严密,图书馆员才更迫切地相信全部组合背后必定隐藏着一部能够统摄整体的书;有限规则不仅生成文本,也生成了对终极中心的欲望。

这一区分也能回应小说内部一种更彻底的怀疑。叙述者提到一个“未开化的地区”:那里的图书馆员承认文字模仿了自然界的二十五个符号,却认定符号的应用纯属偶然,书籍本身毫无意义,寻找书中意义如同占卜一样不可取;叙述者随即补充道,“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这种意见并非虚妄”([9]: p. 46)。这句承认不能被读作图书馆确无意义的证词:符号总数、书籍页数与每页行字数仍然固定,“应用纯属偶然”只能在这些边界内部成立,无法取消边界本身。图书馆甚至把“意义任意”这一立场本身记录、保存下来。由此可见,偶然并非规则的反面,它只发生在有限符号和固定篇幅允许的范围内,却不能反过来证明规则的缺席。

3. “全书”的幻象:终极中心的建构与失效

小说并未等到“书人”传说出现后才引入神圣中心。叙述者谈到,唯心主义者把六角形大厅视为绝对空间,神秘主义者则声称在心醉神迷中看见环形房间和一部书脊浑然一体的奇书,并断言“那部循环的书是上帝”([9]: p. 46)。这一形象把书、空间和神直接叠合:循环的书不只是众书之一,而被想象为能够同时包含整体并保证整体合理的超验存在。此后《辩白书》、真实目录和“全书”虽形式各异,承担的都是相同功能,即把庞杂文本重新归拢到一个可以终止解释的根据。这种中心功能也使形式秩序与神圣文本的想象相互勾连。对全部符号受整体规则支配的确信,进一步催生了对一部能够排除偶然、统摄全部意义之书的期待。

思想家宣布图书馆包罗万象后,小说以一份密集清单展示“全部在场”的含义:将来的详尽历史、大天使们的自传、真实目录、千千万万的假目录、证明真目录为假的文本、“巴西里德斯的诺斯替教福音、对福音的评介、对福音评介的评介”、比德可能撰写但没有撰写的撒克逊神话论文,以及塔西佗已经佚失的书籍,都在书架上占有位置([9]: p. 47)。“对福音评介的评介”表明,解释文本一旦进入图书馆,便会重新成为被解释的对象,因而不拥有凌驾于其他文本之上的元语言地位。这份清单同时将现实与可能、现存与佚失、真实与虚构压缩到同一收藏原则之中。尤其是“没有撰写的论文”构成验证难题:即便读者发现一篇署名比德的文本,也没有已经存在的原作可以与之比对。图书馆能够保证某个字符组合存在,却不能保证读者正确识别它的历史身份。“全部在场”由此并不通向“全部可知”。

《辩白书》把总体知识进一步转化为个人命运的保证。每个人都相信,某一本书记录着对其全部行为的永恒辩护,并预言其未来。它提供的不只是信息,更是主体存在的理由:只要自己的真相已经写入图书馆,偶然、罪责和死亡就都能被纳入可以理解的秩序。然而,叙述者既说自己亲眼见过两本关于未来之人的《辩白书》,又承认一个人找到属于自己的版本,或找到某个不可靠变体的机会几乎等于零([9]: p. 48)。关键不在于真书被宣布不存在,而在于真书与近似文本之间缺乏可执行的辨别程序。图书馆以存

在论上的“应有尽有”制造希望，又以认识论上的“无法确认”取消希望。

目录问题把这种矛盾提升到知识结构层面。目录本应位于书籍之上，为庞杂材料建立秩序；但图书馆既收藏真实目录，也收藏无数假目录，既收藏揭示假目录的证据，也收藏证明真目录虚假的文本。目录一旦成为图书馆中的一本书，就不再拥有结构之外的特权。读者需要另一部目录验证眼前目录，继而又需要新的文本验证第二部目录，判断链条只能继续后退。图书馆包含得越完整，验证材料越多，决定材料效力的根据反而越难确立。

“书人”传说把目录欲望推向神学高度。人们相信某个馆员读过一本汇总全部书籍的“全书”，那本书如同神道，读过它的人也成为受崇拜的中介。为确定甲书的位置，先查说明甲书位置的乙书；为确定乙书，又必须查丙书，如此无限倒推([9]: p. 49)。这个方案揭示中心的两难：“全书”若只是图书馆中的一本书，就需要其他书籍为它定位和证明；若它无须证明便天然有效，又必须超出图书馆的一般规则。中心既要属于结构，才能被找到和阅读，又要超越结构，才能停止解释链条，这正对应德里达所指出的中心内外两重性。

叙述者并没有站在信仰之外。他把一生投入寻找，并祈求即使自己遭到毁灭，也要让另一个人在某一瞬间证实图书馆的总体意义([9]: p. 49)。这种祈愿说明，中心即便不能作为知识被证实，仍能作为信念组织人的生活：它规定何者值得寻找，为苦难提供方向，也让叙述者在孤独中保留希望。小说因此没有简单宣布“真理不存在”，而是区分中心的功能与中心的可证实性。“全书”也许可能存在，却无法凭借图书馆内部条件稳定地终止符号游戏。正是中心功能与中心缺席之间的张力，促使馆员从短暂幸福转向持续行动。

4. 寻找与净化：重建意义秩序的失败

总体理论公布之后，图书馆的历史迅速由知识史变成行动史。小说所谓“奇特的幸福感”很快转化为“过分的指望”与“过分的沮丧”，意义问题因而成为馆员切身承受的希望、绝望与徒劳。人们确信答案已经存在，便离开熟悉的六角形涌向楼梯和走廊。争抢、辱骂、抛书与死亡把抽象真理问题转化为身体冲突。寻找者共同相信某处藏有珍本，却没有共同认可的定位方法，因此每个人都可能把自己的路线、线索或版本视为更接近中心。中心越不可见，围绕中心的竞争越激烈。意义的不确定性并不只产生开放解释，也可能激发排他性的确定欲。

专职寻找者代表第一种应对方式。他们长年穿梭于六角形之间，讨论回廊和楼梯，随手翻阅书籍，希望捕捉可以辨认的词语。然而，图书馆规模远超个人寿命，随机抽检无法转化为总体知识；即使发现一段连贯文字，他们也不能确定它是真实记录、虚构叙述、密码、反讽，还是另一文本的错误变体。第二种方式是前文“书人”信徒提出的逆行定位：用乙书确认甲书、丙书确认乙书。它比盲目搜寻更讲求方法，却把每一次定位变成下一次定位的对象，因而不能产生不需要进一步证明的起点。

第三种方式来自随机造书教派。他们不再在既有书籍中搜寻，而是打乱字符，希望借助极小概率重新生成“正宗书籍”。这种行为貌似接受偶然，实际仍以正宗文本为目标。签筒中的金属圆片模仿神的组合活动，却没有改变图书馆的基本条件：所有可能排列早已存在，新的随机组合至多复制某一本书或制造其变体。该教派并未放弃中心，只是把发现中心改为生产中心，把可靠性寄托于偶然。其失败说明，自由游戏不能被简化为任意拼接；没有验证机制的生成，只会把人送回原有的组合海洋。规则只能限定哪些组合可能出现，却不能保证偶然出现的文本具有真实意义。

第四种方式是净化。净化者把某些书判为无用，查封书架并毁掉大量文本，希望排除杂乱、保留价值。这一行动先确立有意义与无意义、正统与错误的等级，再用权力维护边界。但图书馆保存大量只在个别字母或标点上不同的近似本，毁掉一本书既不能毁掉它的全部变体，也不能证明被删去的差异无关

紧要([9]: p. 49)。更具反讽意味的是, 谰妄还驱使他们夺取“胭脂红六角形”中开本较小、图文并茂、据说“具有魔法, 无所不能”的书籍([9]: p. 49)。净化者表面上摧毁错误文本, 实际仍被全能之书的想象吸引; 他们反对的是他人的中心, 却没有摆脱对中心的欲望。

连同“书人”信徒的逆行倒推法, 搜寻、定位、随机生成和暴力净化构成四种重建秩序的道路。四者的共同问题不是采取了相同技术, 而是都拒绝承认自身判断的局部性: 寻找者假定中心藏在某处, 定位者相信文本链条最终能够抵达起点, 随机造书者希望中心偶然出现, 净化者则以自己的标准替代缺席的中心。他们都希望某个结果一旦出现, 解释便可结束; 可是图书馆使每项结果重新成为等待解释的符号。找到《辩白书》, 还要辨别它是否属于寻找者; 找到目录, 还要验证目录; 烧掉乱码书, 也无法排除它在另一种语言中具有意义。

叙述者对语言的辩护使困境进一步复杂。他用“dhcmrlchtdj”举例, 声称这串字母在某种秘密语言中可能含有可怕而神圣的意义; 他随后明确说, 图书馆早已收录这段“无用的信息和空话”, “以及对它的驳斥”([9]: p. 50)。原文在此只写到信息及其一层驳斥, 并未直接铺展为无穷的反驳链。不过, 第二部分所引“对福音的评介、对福音评介的评介”, 已经在字面上呈现了解释对象不断后移的可能; “书人”传说中乙书证明甲书、丙书证明乙书的无限倒推, 则进一步把这种可递归性延伸为无法终止的验证链条。驳斥一旦成为图书馆中的书, 便会面临和目录、评介相同的验证问题。由此, 递归并非从一处引文中直接抽取的结论, 而是由评论的再次评论与定位文本的无限后退共同支撑的结构性判断。

这番语言辩护既反对绝对虚无, 也暴露自身限度。若每个组合都能在某种未知语言中获得意义, “有意义”便成为难以证伪的判断。叙述者于是直接追问: “读者是否确实懂得我的语言呢?” ([9]: p. 50)。怀疑由书内语言扩展到叙述者与读者之间, 连正在说明图书馆规律的文本也不能保证被准确理解。结合开篇视力衰退、等待死亡的身体状态可以看出, 叙述者并非结构之外的可靠元语言拥有者。他批评净化者和不敬神的人, 却同样需要“全书”信仰维持宇宙合理性。小说没有让读者简单嘲笑他的信念, 而是使人看到: 局部解释不可避免, 真正危险的是把局部解释伪装成能够终止一切争论的中心。

5. 周而复始的图书馆: 无中心秩序的形成

小说结尾先把人类与图书馆置于不同时间尺度。人类灭绝并非突兀的末世预言: 原文先写流行病、教派纷争以及最终沦为强盗行径的四处闯荡已经大量削减人口, 又指出自杀正在变得更加频繁([9]: p. 50)。在这一渐进衰亡的背景下, 叙述者才断言独一无二的人类终将灭绝, 而图书馆仍将在青灯下存在, “默默无闻, 无用而不败坏”([9]: p. 51)。“无用”在这里不等于结构崩溃, 而是图书馆不再以满足人的求知欲为目的。书架、回廊和字符组合不需要一个读者才能继续存在, 正如结构运行不再依赖“书人”或净化者为它提供中心。人的消失反而暴露了图书馆秩序的非主体性: 它既不因人类无法解释而混乱, 也不因人类相信神圣目录而变得合理。

随后, 叙述者修正“无限”的含义。空间若无限, 而书籍可能数量由有限符号和固定篇幅决定, 永恒旅人便会在漫长穿行后再次遇见相同书籍。早先“没有两本书完全相同”的经验性规律, 由此受到宇宙尺度的重新限定: 在图书馆员能够考察的组合区域内, 每本书保持唯一; 在无限延展的空间中, 有限组合又必然重复。前后张力迫使读者区分人的局部观察与结构的整体假设。图书馆员一生只能经验极小区域, 永恒旅人则是为揭示周期性而设置的思想实验。

叙述者最终提出, 图书馆“是无限的、周而复始的”, 同样书籍以同样的无序重新出现, “重复后便成了有序: 宇宙秩序”([9]: p. 51)。这句话改变了有序与无序的关系。局部看似偶然的排列, 在更大尺度上具有可重复形式; 秩序不再由某一本书解释其他书, 也不再由某位主体决定哪些文本应当存在, 而来自有限规则在无限空间中的持续运作。这里可以看到一种不同于虚无主义的可能: 没有唯一中心, 并不

意味着没有稳定的生成条件。

然而，小说没有让这一答案安稳地占据结尾。紧随其后的脚注援引莱蒂齐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的看法：庞大的图书馆其实“无用”，严格说来只需一本普通开本、纸张极薄而页数无限的书即可；可见页面将与其他页面相映，中央页甚至没有反面^[9]：p. 51，注 6)。这一设想改变了正文的基本条件：它以无限页数替代四百一十页的固定形制，以一本书替代无限六角形。因此，它并非在原有公理内简单证明叙述者算错，而是通过更换形式框架，把正文刚刚提出的宏大循环压缩为另一种装置。脚注作为正文的增补，在“最终答案”出现的同一时刻提供了可替代方案，使周期性结论重新成为游戏中的一个符号位置。

因此，本文所谓“循环秩序”不能被理解为用新中心替代“全书”。如果把循环宣布为图书馆真正且最终的本质，只是完成了从神圣之书到结构规律的中心倒置，仍然延续逻各斯中心的逻辑。童明所区分的“掀翻”与“倒转”在此具有方法论意义：自由游戏要消解中心和边缘的固定等级，而不是给另一个概念加冕^[8]：pp. 88-99)。叙述者的周期性解释揭示了规则如何产生重复，脚注又表明该解释仍可被替换；两者共同构成无中心秩序，而不是前者成为后者的终极真理。

开篇镜子也在这里获得回应。镜面“忠实”复制却引发有限与无限的分歧，结尾周期性则让复制成为宇宙秩序的假设，脚注又把无限空间压缩为无限书页。镜子、重复和脚注形成连续的替代链：每一种装置都试图表现整体，却没有一种装置能够独占整体。自由游戏因此不是结构消失，而是结构不能被某一表象从外部永久封闭。图书馆中的书籍不能越出二十五个符号和书籍形制，读者也不能随意宣布任何解释都成立；但解释可以依据字符、位置、语言 and 书际关系被提出、检验和修正。中心的缺席扩大了关系的可能性，同时要求每一种解释承认自身条件和限度。

6. 结语

《巴别图书馆》通过有限符号、固定篇幅与无尽空间的并置，揭示了总体知识承诺中的根本矛盾。可能书籍的组合集合在数学上有穷，并不意味着意义能够由图书馆内部的某部文本最终确认；目录、评介、辩护与定位文本一旦进入书架，便会重新成为需要验证的对象。自由游戏因此并不来自数量本身的不可计算，而发生在缺乏终止验证之特权文本的关系网络中。馆员的搜寻、逆行定位、随机造书和暴力净化，也由此显示出同一限度：任何恢复中心的行动都只能从结构内部的局部位置出发。

小说结尾以周期性重复提出内在秩序，紧随其后的脚注却又通过无限页之书改写这一答案。循环因而不能取代“全书”成为新的中心，而只能作为仍可被增补、替代和重新解释的结构判断。借助德里达的自由游戏概念可以看到，小说取消的不是意义，而是意义必须由超越结构的中心永久担保的观念；规则仍然约束解释，中心的缺席则使每一种解释都必须说明自己的证据、条件和边界。无中心秩序的意义正在于此：它既拒绝终极保证，也拒绝把开放误解为任意。

参考文献

- [1] Monegal, E.R. and Echevarria, R.G. (1972) Borges and La Nouvelle Critique. *Diacritics*, 2, 27-34. <https://doi.org/10.2307/464667>
- [2] Bosteels, B. (2023) Borges in French Theory. In: Balderston, D. and Benedict, 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orge Luis Bor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83-502. <https://doi.org/10.1093/oxfordhb/9780197535271.013.28>
- [3] Escalante, E. (2011) Derrida y Borges: Una lectura deconstructiva de “El Aleph”. *Signos Literarios*, 7, 9-30.
- [4] Galindo-González, M. (2020) Borges y La biblioteca de Babel: Hexágonos del estructuralismo y del postestructuralismo. *La Tercera Orilla*, No. 25, 35-43.
- [5] Frex Aguirre, H. (2016) El espacio bibliotecario del saber: De Foucault a Borges. *Aisthesis*, No. 59, 23-40. <https://doi.org/10.4067/s0718-71812016000100002>

- [6] Bloch, W.G. (2008) *The Unimaginable Mathematics of Borges' Library of Bab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7] Derrida, J. (1978)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In: Derrida, J., Ed., *Writing and Difference*, Bass, A., Tra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78-293.
- [8] 童明. 尼采-德里达-卡斯: 何为自由游戏中的自由? [J]. 外国文学, 2021(2): 88-99.
- [9] 博尔赫斯. 通天塔图书馆[M]//博尔赫斯. 小径分岔的花园. 王永年,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45-51.